

# 簡帛文字考釋札記

施謝捷（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 一、睡虎地秦簡甲種《日書》五則

### （一）

《睡虎地秦墓竹簡》①的甲種《日書》“盜者篇”中有如下一條

寅，虎也。盜者壯，希（稀）須，面有黑焉，不全於身……（71背）

按“盜者壯”，與本篇“子，鼠也。盜者兌（銳）口……”（69背）。

“丑，牛也。盜者大鼻……”（70背）、“卯，兔也。盜者大面……”（72背）等描述不相若，江陵張家山漢簡《日書》中亦有相關內容，作：

寅，虎也。盜者虎狀，希須，大面，面有黑子，不……（《書法》1986年5期2頁）

據此，疑“盜者壯”當從張家山漢簡《日書》作“盜者虎狀”。“壯”“狀”古通用，《周禮·考工記·栗氏》“凡鑄金之狀”，鄭玄注：“古文書狀作壯。”《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十四年“蜀相壯殺蜀侯來降”，裴駰集解引徐廣曰：“（壯）一作狀。”可見此條的“盜者壯”，“壯”為“狀”之同音借字，“壯”上脫“虎”字。稱盜者“虎狀”，與本篇“巳，蟲也”條言盜者“蛇目”（74背）例同。又“面有黑焉”，“黑”下脫抄“子”字，本篇“子，鼠也”條有言“面黑子焉”（69背），可以比較。

附帶說明，《漢印文字徵補遺》②“孟”後一欄用為人名的“𤙖”（144下），實是“黑子”二字。《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③將此字形移入附錄，仍當作一字，出處誤作“漢印徵”（1722頁）。以“黑子”為名，與古人用“赤目”、“青臂”等為名，取意相類。④

(二)

睡虎地甲種《日書》“盜者篇”有如下一條：

卯，兔也。盜者大面，頭顙，疵在鼻，臧（藏）於草中……（72背）

“顙”，整理小組校作“顙”，註釋說：顙，《說文繫傳》：“頭惡也。”

（釋文註釋部分 220 頁）

按：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⑤及江陵張家山漢簡《日書》中都有相關內容，放馬灘秦簡作：

卯，兔毆（也）。以亡盜從東方入，復從出，臧（藏）野林草茅中，為人短面，出不得。（甲 33 簡）

張家山漢簡作：

卯，象（兔？）也。盜者大目、短頸、長耳、高尻，臧（藏）草木……（《書法》1986年5期2頁）

三者可互相參照。盜者特徵“大面”、“頭顙”分別相當於放馬灘秦簡的“短面”、張家山漢簡的“短頸”。據此，疑“頭顙”可讀為“脰短”。“頭”“脰”二字均從“豆”聲，古通用。《儀禮·士相見禮》“左頭奉之”、“左頭如麇執之”，鄭玄注：“今文頭為脰。”《公羊傳·文公十六年》“大夫相殺稱人”何休注“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頭”，陸德明釋文：“頭，如字。本又作脰，音豆。”《儀禮·士虞禮·記》“取諸脰膾”，鄭玄註：“脰膾，為頭噬也。”均其相通之徵。“脰”為頸項之意，《說文》肉部：“脰，項也。”《爾雅·釋鳥》“燕，白脰鳥。”郭璞註：“脰，頸。”“顙”，從其構形看，應是“从頁象聲”之字。古音“短”是元部端母字，而“象”及“从象”字也多是元部端系字，韻部相同且同為舌頭音，互相通借當是可能的。《周易·乾》“象曰”，陸德明釋文：“象，斷也。”又《象上·傳》註引劉瓛說：“象者，斷也。”《春秋·莊公十八年》“秋有蜚”杜預註：“蜚，短弧也。”陸德明釋文：“短，本又作斷。”因此簡文中“顙”很可能應該讀為“短”。⑥綜之，“頭顙”為“脰短”，為短頸之意，與張家山漢簡所說相同。整理小組將“頭顙”改作“頭顙”，釋作頭惡，與本條所稱“兔”的外形特徵不甚相合，恐不妥。

(三)

睡虎地甲種《日書》“盜者篇”有如下一條：

酉，水也。盜者——名多酉起嬰。（78背）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⑦說：酉日下的“酉”可能是“卯”的誤寫。（277頁）

按 先秦古文字中“酒”往往借用“酉”字⑧，秦漢文字亦如此。《秦律十八種·田律》“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酉”（12），“酤酉”即酤酒；甲種《日書》“衣篇”有“以生而飲酉”（118背、122背），乙種《日書》“生子篇”有“丙午生子，者酉而疾，後富”（142正肆）、“戊午生子，者酉及田遺（獵）”（144正伍）、“丁酉生子，少者酒”（143正叁），“者酉”即“嗜酒”，馬王堆漢墓帛書《春秋後語·伯有章》中“飲酒”作“飲=”，顯然是“飲酉”二字合文，亦以“酉”為“酒”。（《馬王堆漢墓帛書[叁]》⑨圖版4頁36、40行，釋文註釋9頁）均其例，漢印中數見以“多酒”為名者，如“韓多酒印”、“郭多酒”印（均見《印典》⑩2991頁），因此簡文“多酉”應即“多酒”，為二字人名。本篇“戌老羊也”條有名“馬童”（79背），乙日下有名“亡（無）憂”（81背），亦是二字人名，可資佐證。若依劉樂賢說，“酉水也”條末可能脫抄“卯”字，“酉”不必是“卯”的誤寫。

#### （四）

睡虎地秦簡甲種《日書》“盜者篇”有如下一條：

癸名曰陽生先智丙。（82背）

按 本書“生子篇”有“庚午生子，貧，有力，先冬（終）。 ”（146正陸）同出乙種《日書》此條作“庚午生，貧，武有力，毋（無）冬（終）。 ”（239）原整理小組據以校“先終”為“无終”，又有“癸酉生子，先冬（終）。 ”（149正肆）整理小組亦校作“无終”（釋文註釋205頁）。因此簡文“先智”很可能是“无智”之訛，“无智”即“無智”。古人喜用“無智”為名，亦作“亡智”。⑪《說文》亡部謂“无”為“無（無）”之奇字。

#### （五）

睡虎地甲種《日書》“帝篇”有如下一條：

凡為室日，不可以筑（築）室。筑（築）小內，大人死。筑（築）右

邛，長子婦死。筑（築）左邛，中子婦死。筑（築）外垣，孫子死。筑（築）北垣，牛羊死。（100正）

整理小組說：邛，《集韻》音土，在此疑以音近讀為宅。（釋文註釋196頁）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引鄭剛說讀邛為堵。（128頁）

按：“邛”實應釋為“序”字。“予”作為偏旁往往因形近而混同“邑(阝)”，戰國古璽中屢見的“寬”字（《古璽文編》⑫ 157—158頁），李家浩釋為“序”，⑬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其序扁匝”的“序”作序（《文物》1989年2期24頁圖一，甲28），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官一篇”中“序行以——”的“序”字作序（《銀雀山漢墓竹簡〔壹〕》⑭圖版40頁403正），“序者所以厭（門也）”的“序”字作序（同上42頁430b），漢印中的人名“寬舒”、“溫舒”之“舒”字或作“郤”，“野王”的“野”字或作“野”，⑮均其比。又漢印文字中的“癰”、“廡”、“雛”所從的“邑”也可作“予”（參《漢印文字徵》⑯ 7·20上、9·8下、4·6下，《漢印文字徵補遺》7·6上）。由此可見，“邛”釋為“序”字，從其構形來看應該可信。《集韻》上語：“序，《說文》東西牆也。或作序、序。”然則“序”亦即“序”字之異構。⑰

《爾雅·釋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東西牆之序。”郭璞註：“所以序別內外也。”邢昺疏：“此謂室前堂上東廂、西廂之牆也。所以次序分別內外親疏，故謂之序也。《尚書·顧命》云：‘西序東嚮，數重底席；東序西嚮，數重豐席’，及《禮》經每云‘東序’、‘西序’者，皆謂此也。”《顧命》偽孔安國傳：“東西廂謂之序。”知“序”指堂屋隔開東西廂之牆，亦可指由序隔開之東西廂房（亦稱東堂、西堂）。⑱上揭“帝篇”的“右邛（序）”、“左邛（序）”即“右序”、“左序”，相當於《禮》經所云“東序”、“西序”，指堂屋的東西序牆。字作從“土”形，或為此用之專字。舊說讀“邛”為“宅”、為“堵”，均不確。或有釋“邛”者，⑲更是不妥。

又簡文“筑（築）小內，大人死”的“小”，原簡如此，整理小組徑錄作“大”，蓋涉下句“大人死”而訛。“小內”亦見“相宅篇”（23背肆、19背伍）均指小室。

## 二、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十則

(一)

《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釋文》有如下一條：

正月：建寅，除卯，盈辰，平巳，定午，執未，彼申，危酉，成戌，收亥，開子，閉丑。（1）

按：天水放馬灘秦簡的圖版儘管祇有少量公佈，<sup>②</sup>對於校讀甲種《日書》的釋文仍大有幫助。此簡“執”實為“摯”字誤釋，睡虎地簡亦作“摯”。下文除“行遠必執而于公”（19）中的“執”以外，其餘釋“執”字均當改釋為“摯”。“彼”，通“破”。何雙全說：“彼，應是破。破為輕唇音，‘古無輕唇音’，古讀破為彼，用重唇音讀出。”<sup>③</sup>其說誤甚。事實上古代“彼”是幫母字，“破”是滂母字，幫、滂均屬重唇音，輕唇音指的是以“非、敷、奉、微”為聲母的字。

(二)

放馬灘甲種《日書》釋文有如下一條：

建日，良日矣。可為齋夫，可以祝祠，可以畜六生，不可入黔首。（13）

按：據已公佈圖版，“矣”實“毆”字誤釋，睡虎地甲種《日書》此條作“也”（14正貳），“毆”通作“也”。下文除“其一人已死矣”（27）中的“矣”以外，餘“矣”字均當改釋“毆”，又下文“女子也”（23）中的“也”亦為“毆”字誤釋。“可以畜六生”，其中“六”為“大”字誤釋。“大生”即“大牲”，《易·萃》：“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左傳·僖公十九年》載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是其例。

(三)

放馬灘甲種《日書》釋文有如下一條：

除日，逃亡，不得。癘疾，死。可以治齋夫，可以癡言，君子除罪。（14）

按：據已公佈圖版，“癡”實“徹”字誤釋。睡虎地甲種《日書》此條作：“除日，臣妾亡，不得。有癘病，不死。利市貴（積）、勞□□□除地、飲樂。攻盜，不可以執。”（15正貳）其中雖字有殘損，但亦有“勞”，與“徹”

通。“有瘡病不死”與此條“瘡疾死”相反。

#### (四)

放馬灘甲種《日書》釋文有如下一條：

盈日，可築閭牢，可入生，利築宮室，為小畜夫。有疾，難療。(15)

按：“療”實為“瘳”字誤釋。睡虎地甲種《日書》此條作：“盈日，可以筑（築）閭牢，可以產，可以筑（築）宮室，為畜夫。有疾，難起。”（16正貳）“產”通“瘳”，上或脫“入”字，“入瘳”與“入生（牲）”同。又“瘳”與“起”義同，均指疾病痊愈。<sup>②</sup>

#### (五)

放馬灘甲種《日書》釋文有如下一條：

庚亡，其盜，丈夫矣。其室在北方，其悒扁也，其室有黑犢男子，不得。(28)

按：據已公佈圖版，“矣”當釋“毆”，“其悒扁也”當釋“其庑扁匪”。“庑”即“序”字，說見上文“一之（五）”，在此處簡文中疑與前引《尚書·顧命》同，亦指堂屋兩側的東西廂房。“扁匪”應讀為“匾匪”，“匪”通“匱”，猶地名“膚施”戰國貨幣文作“膚虎”、複姓“公施”秦漢印中作“公虎”，記時的“日施”秦漢簡帛中或作“日毗”、“日虎”，<sup>③</sup>均其徵。“匾匱”是疊韻連語，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六：“《纂文》云：匾匱，薄也。今俗呼廣薄為匾匱，關中呼婢匱。”亦寫作“婢匱”、“婢匱”等，有卑下之義。<sup>④</sup>“其序匾匪”指廂房低矮窄小。又“犢”原實作“犢”，“其室有黑犢男子”，睡虎地乙種《日書》此條作“其人犢黑”（259，整理小組釋文作“犢”，《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註釋255頁）可資比較。

#### (六)

放馬灘甲種《日書》釋文有如下一條：

丑，牛矣。以士，其盜從北方，憊大息。盜不遠，勇桑矣，得。(31)

按：此簡原公佈圖版不甚清晰，但同出乙種《日書》中亦有此條（《書法》1990年4期25頁），二“矣”字作“毆”，“勇”作“旁”，原釋文應據改。

“旁”的這種寫法在秦漢文字資料中屢見，過去亦往往誤釋為“勇”。②“旁桑”，指靠近桑林，在桑林附近。又“北方”後當有脫文。

(七)

放馬灘甲種《日書》釋文有如下一條：

已，難矣。以亡，盜者中人矣。臧困屋屎糞土中、蹇木下。其為人小面，長赤目，賤人矣。得。（35）

按：此簡圖版未公佈，同出乙種《日書》圖版中有此條（《書法》1990年4期27頁），三“矣”均作“毆”，“屎”作“展”，“蹇”作“圈”原釋文應據改。“展”，《說文》尸部：“一曰屋宇。”段玉裁註：“與宀部宸音義同。”宀部：“宸，屋宇。”段玉裁註：“屋者以宮室上覆言之，宸謂屋邊”朱駿聲通訓定聲：“宸謂屋檐。”“展”又見下文“酉鷄毆”條“再在困屋東展水旁”（39），“再”“展”原釋文誤，今據乙種《日書》圖版改正（《文物》1989年2期圖版陸，乙231，《書法》1990年4期39頁），用法相同，均指屋宇、屋檐。又睡虎地甲種《日書》“已”條說“盜者長而黑，蛇目，黃色”（74背），疑此簡“長赤目”當作“長而赤目”，原脫“而”字。

(八)

放馬灘甲種《日書》釋文有如下一條：

午，馬矣。盜從南方入，有從之出，臧中廐廡多十□□□（36）

按：此簡圖版未公佈，從原釋文看竹簡下端有殘損，同出乙種《日書》圖版中有此條（《書法》1990年4期26頁），作“午，馬毆。盜從南方入，有從之出，再中廐芻橐中。為人長面、大目，喜疾行，外人□（毆）。”末一字圖版剪去未印出。“再”在簡文中與“藏”義同（說詳下文），故原釋文“臧”是否有誤，因未見原圖版無法確定，而“矣”及“廡多十”以下未釋出字當據以補正。

(九)

放馬灘甲種《日書》釋文有如下一條：

未，羊。盜者從南方，有從出，尔在牢圈中。其為人小頸、大腹、出目，必得。（37）

按 此簡圖版未公佈，同出乙種《日書》圖版中有此條（《文物》1989年2期圖版陸、乙229，《書法》1990年4期27頁），“有從出”作“有從之出”，“有”通“又”，寅下“有從之”（32，原脫“出”）、辰下“有從出”（34，原脫“之”）同此；“腹”作“復”，同音通借，阜陽漢簡《萬物》中魁蛤別名“復纍”（W049）也寫作“腹纍”（W011），②⑥例同；“尔”作“𠄎”，本書子、寅、辰、巳下皆稱“臧（藏）”，另午、未、申、酉、戌、亥下均稱“𠄎”（原釋文或誤釋為“尔”），從文例看，簡文“𠄎”顯然就是“藏”的意思，何雙全因誤釋而將此字屬上讀，②⑦殊誤。“𠄎”見《說文》聿部：“𠄎，并舉也。”又人部“𠄎，揚也。”木部：“稱，銓也。”“𠄎”、“𠄎”本一字異構，後各有專用而分為二字，有揚舉意，文獻中往往借用“稱”字。而稱舉之“舉”古有藏義，《墨子·耕柱》：“鼎成，三（四）足而方，不飲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舉亦藏也。《周禮·夏官·服不氏》：“賓客之事則抗皮”鄭司農註：“賓客來朝聘布皮幣者，服不氏主舉藏之。”舉藏，同義連用。②⑧蓋“𠄎”有舉意，而“舉”有藏意，“稱舉”又多連用，展轉相因滲透，“𠄎”也就有了藏義。“𠄎”之藏義，似僅見於放馬灘簡《日書》，目下諸辭書並未言及此義項。今釋出用作藏義的“𠄎”，可補辭書釋義之未備。又據《日書》文例，“羊”下疑漏抄“毆”字，“從南方”下疑脫一“入”字。

## （十）

放馬灘甲種《日書》釋文有如下一條：

申，猴矣。盜從西方，尔在山谷。為人美。不擒。名曰環。遠所矣，不得。（38）

按：此簡圖版未公佈，同出乙種《日書》圖版中有此條（《文物》1989年2期圖版陸、乙230，《書法》1990年4期25—26頁），二“矣”字作“毆”，“尔”作“𠄎”，“擒”作“𡗗”，原釋文應據改。“猴”作“石”，睡虎地簡甲種《日書》“盜者篇”言“申環（猿）也”（77背），“十二支占卜篇”作“申石也”（91背壹）與此同，這可能反映了當時流行的兩種不同說法，其間關係待考。“不𡗗”，睡虎地甲種《日書》“十二支占卜篇”中“申石也”條下言：“其咎在二室，生子不𡗗。”（91背壹）寫法相近。原整理小組將“不𡗗”讀為“不全”，說：“生子不全，亦見《法律答問》。”（《睡虎地秦墓

竹簡》釋文註釋 222 頁。按《法律答問》的相關內容見 109 頁)“不全”亦見睡虎地甲種《日書》“盜者篇”，“寅虎也”條有言“不全於身”(71 背)、“午鹿也”條有言“其身不全”(75 背)、“亥豕也”條有言“其面不全”(80 背)，用法相同。又從上下文例看，“盜從西方”後當有脫漏。

### 三、馬王堆帛書《刑德》乙本二則

#### (一)

馬王堆帛書《刑德》乙本釋文<sup>29</sup>開頭部分有如下一段：

甲子之舍始東南以馮，行廿歲而壹周，壹周而刑德四通，六十歲而周，周於癸亥而復從甲子始。(4—5 行)

按：此《刑德》乙本的圖版被選入《馬王堆漢墓文物》<sup>30</sup>一書，其中“以馮”二字僅殘存部分筆畫，舊有釋文闕如，此處釋文蓋據同出《陰陽五行》乙篇補釋。“馮”字在《陰陽五行》乙篇圖版<sup>31</sup>中清晰可辨，實為一“左从川右从馬”的“馮”字，並不從“水”，釋文作“馮”當誤。今謂“馮”應即“馴”字異構，將左右偏旁互換位置這一現象，在秦漢文字中亦多有例。漢私印有“張馮私印”，《漢印文字徵》把“馮”與“馮”字混同(10·3 上)，劉樂賢釋“馴”，<sup>32</sup>可信。印文寫法與帛書相同，可資比較。《說文》馬部：“馴，馮順也。从馬川聲。”《集韻》去聲二十四焮：“馴，順也。《易》馴致其道，徐邈讀。”“馴行”一詞，文獻數見，均指善行，與此《刑德》乙本文義不協。“馴行”當讀為“順行”，與“逆行”相對。《史記·天官書》“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張守節正義引《天官占》：“歲星順行，仁德加也。”《後漢書·天文志下》：“客星在營室，稍順行，生芒長五尺所，至心一度，轉為慧。”庾信《象戲賦》：“取西方之正色，用五德之相生，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鐘而順行。”均其例。然則上引《刑德》乙本釋文“行”宜上讀。

#### (二)

帛書《刑德》乙本釋文中有如下一段：

朝日甲乙發；食時丙丁發。……行中，戊己發，日兇，庚辛發。夕，壬癸發。此皆至其日發。(76—77 行)

按“日兒”之“兒”，在《馬王堆漢墓文物》圖版所附釋文中闕釋，此蓋據劉樂賢說補釋。<sup>⑤③</sup>實際上，“日兒”之“兒”應釋為“兒”，睡虎地甲種《日書》“兒席”（《睡虎地秦墓竹簡》圖版166頁，157背），馬王堆帛書乙本《老子》“陵行不辟兒虎”（《馬王堆漢墓帛書[壹]》<sup>⑤④</sup>圖版186上）。《孔宙碑》“稱彼兕觥”（《隸辨》3·9下）中的“兕”字，寫法與《刑德》乙本“日兒”的“兒”有明顯的差異，可見原釋“兕”不確。

上引《刑德》文以五個時段占卜發兵的吉凶，“日兒”當讀為“日睨”，《玉篇》日部：“睨，日眚。”《集韻》上聲十一霽：“睨，日眚。”則“日睨”即指日眚。劉樂賢雖誤認“兒”字，但指出：“日睨”這一時段“就是睡虎地秦簡《日書》中的日眚，亦即賈誼《鵬賦》中的日施，都是日斜的意思”，非常正確。

《莊子·天下》：“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陸德明釋文：“睨，音詣。李云：睨，側視也，謂日中而景已復昃，謂景方昃而光已復沒，謂光方沒而明已復升。凡中昃之與升沒，若轉樞循環，自相與為前後，始終無別，則存亡死生與之何殊也。”此文“中”、“睨”對言，分別指日中、日昃，作為時段名相當於睡虎地甲種《日書》的“晝”、“日虎”，放馬灘甲種《日書》的“日中”、“日失（眚）”，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乙篇的“晝”、“眚（眚）”<sup>⑤⑤</sup>《刑德》乙本的“行中”、“日兒（睨）”，而先秦秦漢文字中“从目”與“从日”往往相混同，<sup>⑤⑥</sup>因此作為日昃、日斜之稱的“睨”很可能是“睨”字形訛。

#### 四、羅泊灣一號墓《從器志》二則

##### （一）

《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sup>⑤⑦</sup>圖版四一本牘《從器志》正面第五欄有如下一條：

揜、越築各一。

“築”通“筑”。“揜”，原報告將它隸定作“掬”，說：“掬字不識，從與越筑并列看，可能是一種樂器名稱。”（82頁）

按：“揜”字右半偏旁與第二欄“金人二在中”、“金臚(?)一繒囊”及

第五欄“金壺繒緣其籃”諸條的“金”字寫法相同，釋為“揜”字應該沒有問題。《散見簡牘合輯》⑩釋文改作“揜”（128頁），可信。《說文》手部：“揜，急持揜也。从手金聲。揜，揜或从禁。”上引木牘《從器志》中“揜”與“越筑”并列，且次於“大畫鼓——繒囊”條之後，可知原報告雖未識“揜”字，但認為是一種樂器名稱，則非常正確。今謂“揜”當是“琴”之同音借字。《說文》琴部：“琴，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弦，周加二弦。象形。𦹇，古文琴从金”。以“禁”釋“琴”屬聲訓，古文“琴”从“金”為疊加聲旁，因此將“揜”讀為“琴”，顯然是合理的。《急就篇》卷三：“箏瑟空侯琴筑箏”，亦“琴筑”并列，可為佐證。

此墓出土的隨葬器物中確有三種樂器，其中標本M1：359，原報告稱“存一排十二隻弦孔……此孔向下，垂直橫向側出。此器因不同於一般琴瑟，暫名之為十二弦樂器。”（63頁）現在看來，此所謂“十二弦樂器”雖與通常的五弦或七弦琴不同，但顯然就是《從器志》所載的“揜（琴）”。戰國初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與戰國晚期的長沙五里牌楚墓均出土有十弦琴，⑪秦漢之際的羅泊灣墓出十二弦琴，不足為怪。琴之十二弦當與十二律呂有關。

## （二）

木牘《從器志》背面第三欄“倉器志”下有如下一條：

燭徵一。

原報告說：“徵假為檠，燭檠即燈臺。”（84頁）

按“徵”、“檠”二字古音不同，“徵”是蒸部端母字，“檠”是耕部群母字，原報告說：“徵假為檠”，顯然不妥。今謂“燭徵”實應讀為“燭鐙”，這是隨葬器物中標本M1：8銅燈（圖版二二·4）。“鐙”古音在端母蒸部，與“徵”同音。且古代“登”或“从登”字與“徵”或“从徵”字往往通假，《尚書·堯典》“舜生三十徵庸”，魏正始石經作“登”；《禮記·中庸》“雖善無徵”、“徵諸庶民”，鄭玄註：“徵，或為證。”《說文》水部“从水徵省聲”的“澂”字，《玉篇》等字書或作“澂”（此形亦見漢度恭等字殘石，《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794頁）、“澄”，複姓“登徒”，楚璽印中作“徵徒”，⑫均其比。

《說文·金部》：“鐙，錠也。从金登聲。”徐鉉曰：“錠中置燭，故謂之

鐙。”今通行字作“燈”。漢《鼎胡宮鐙》銘：“藍田鼎胡宮銅行燭鐙。”“鐙”即“鐙”之借字，④以“燭鐙（鐙）”連言，與木牘《從器志》一例，可見我們將“燭鐙”釋讀為“燭鐙”，是可信的。

## 注 釋

-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文物出版社，1990年。
- ② 羅福頤編，文物出版社，1982年。
- ③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年。
- ④ 參拙文：《釋楚器中的人名“赤目”、“墨脊”》，《江漢考古》1995年4期。
- ⑤ 秦簡整理小組：《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釋文》，《秦漢簡牘論文集》1—6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原釋文無標點，均引者所加；又釋文誤釋字引用時均已據相關圖版作了更正。
- ⑥ 此字或以為即《說文》“頽”，見陳振裕等編《睡虎地秦簡文字編》197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又見於漢印“公頽加印”、“公頽析”印，《漢印文字徵》也釋“頽”（9·3上），《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將後例改釋“頽”（1083頁），前例仍釋“頽”（634頁）。按釋“頽”於形不合，“公頽”為複姓，待考。
- ⑦ 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本文引用睡虎地甲、乙種《日書》分篇多據此書。
- ⑧ 參黃錫全：《汗簡注釋》497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
- ⑨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文物出版社，1983年。
- ⑩ 康殷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
- ⑪ 參吳振武：《古璽合文考（十八篇）》之十二“無智”，《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277頁，中華書局，1989年。
- ⑫ 羅福頤主編，文物出版社，1981年。
- ⑬ 《先秦文字中的“縣”》一文有此說，《文史》第二十八輯，58頁注②。
- ⑭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文物出版社，1985年。
- ⑮ 說見拙文：《漢印文字叢釋》之十四“釋鄧”，《西泠藝叢》1990年1期13頁。
- ⑯ 羅福頤編，文物出版社，1978年。
- ⑰ 朱德熙先生《長沙帛書考釋（五篇）》涉及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歇茅屋而塌(?)之”的“塌(?)”字，可能也應釋為“埽”即“序”字。見《朱德熙古文字

論集》207—208頁，中華書局，1995年。

- ⑮ 參業師錢小雲(玄)先生《三禮通論》170—171頁，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
- ⑯ 說見陳振裕等編《睡虎地秦簡文字編》181頁。
- ⑰ 分別見《文物》1989年2期圖版伍、圖版陸，24頁圖一，《書法》1990年4期封面、21—35頁、38—39頁(剪貼釋文多有誤)。
- ⑱ 見《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考述》，《秦漢簡牘論文集》10頁。
- ⑲ “起”字，參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34頁注〔八〕。
- ⑳ 說詳拙文：《說先秦秦漢文字中的“虎”及“从虎”字》，待刊。
- ㉑ 參朱德熙、裘錫圭：《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考釋補正》“五、卑虎”條，後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論集》，123頁。
- ㉒ 參拙文：《古璽印考釋五篇》之四“騏涉洋”，《印林》1995年2期(總92期)；《兩漢官印雜考》之九“納功旁校丞”及附記，《印林》1996年4期(總100期)。
- ㉓ 說詳拙文：《阜陽漢簡〈萬物〉補釋》，待刊。
- ㉔ 同⑳，13頁。原“環遠所矣”連讀亦誤。
- ㉕ 說參蔣禮鴻：《義府續貂》(增訂本)：7—18頁，中華書局，1987年2版。
- ㉖ 此處所引據陳松長《帛書〈刑德〉乙本釋文校讀》，《湖南省博物館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83—87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
- ㉗ 傅舉有、陳松長編著，湖南出版社，1992年。
- ㉘ 《陰陽五行》乙篇部分圖版，收錄於陳松長《馬王堆帛書藝術》中，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
- ㉙ 見《秦漢文字釋叢》，《考古與文物》1991年6期。
- ㉚ 劉說見《馬王堆漢墓星占書初探》，《華學》第一期，117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
- ㉛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文物出版社，1980年。
- ㉜ 參⑳引拙文。
- ㉝ 參㉒引《古璽印考釋五篇》之二“長栢如”。
- ㉞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編，文物出版社，1988年。

- ③ 李均明、何雙全編，文物出版社，1990年。
- ④ 參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384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
- ⑤ 詳拙文：《釋戰國楚璽中的“登徒”複姓》，《文教資料》1997年4期。
- ⑥ 見容庚：《金文續編》附《金文續編採用漢器銘文》14頁下，商務印書館，1935年。